

261572



# 馬駭河畔英雄歌

重天著



# 馬駭河畔英雄歌

重 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# 馬駿河畔英雄歌

著 者 重 天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开本：737×1092 1/32 印张：3 11/16 字数：68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

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137

定价：(A)0.34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六篇短篇小说。

《报到》写一个负伤残废的转业军官，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表现了忘我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动人事迹。

《三伏马天武》不仅刻划了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崇高的形象，还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死不认输的国民党军官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，不得不受到感召和悔悟的过程。

《马鬃河畔英雄歌》《雪花飘飘》两篇，从不同角度上，歌颂了八路军战士无比的英勇顽强，他们为了集体利益，为了光辉的人民解放事业，不惜任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。

《菊花》《献宝》生动而感人地刻划了纯朴善良、勇敢坚强的人民群众，在最危急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护我军伤病员，宁愿贡献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押卖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深刻地反映出我军民之间血肉般的关系。

## 目 次

報到	1
三伏馬天武	17
馬駝河畔英雄歌	37
雪花飄飄	57
菊花	76
獻宝	94
后記	112

## 报 · 到

汽車一出城就象脫了弦的箭，飞也似地向前奔馳着。

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搖晃的身子，以免过分的顛簸。窗外吹进来的急风，拂乱了我的头发。从窗口望去，天空布满了大块大块的乌云，閃电不时地撕划着，隱隱地还能听到躲在云块里的沉悶而又迟緩的雷声。走了多半天，感到有些睡意，我試着合上眼休息一会，但眼皮一閉上，脑子里就又充滿了兴奋和不安。

我早已打算好，趁这次轉业的机会，轉到文化部門去搞文艺工作。誰知組織部戴部长一見面就告訴我，要把我分配到鋼鐵厂去。虽然經過我的申述，戴部长的語气緩和下来，說工作暫不确定，让我先到工地上去看看再說。但我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忐忑不安。

但是，由于去工地可以会见我所久已仰慕的英雄、猛虎团长王力明，我的心情又振奋起来。而这也就是使我急于赶赴工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汽車沿着平坦的公路前进，我的思想又回到八年前一次难忘的会见里——

肃靜的大厅里，突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，一千多名

官兵一起站立起来，迎着灿烂的水銀灯，參謀长陪着一位年輕的英雄走上插滿鮮花的讲坛。那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軍人，我踮起脚尖从人縫里看去，只見他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色軍装，胸前挂滿了奖章，白色的水銀灯光射在上面，泛起一条条不規則的銀光。他微笑着頻頻向欢迎他的人們点头。他，就是王力明团长。当时他还是英雄營的營长，剛从北京开完全国战斗英雄會議回来。关于他那傳奇式的英雄事迹，早已傳遍了部队。在抗日战争时，他就以打神出鬼沒的游击战出名，在廣闊的冀魯边区平原上，有名的“手榴彈”就是他。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时，他带着他的連队，以十五分鐘的奇速攻下敌人在許昌附近号称鉄城的丁庆鎮。不久又在举世聞名的淮海六战歼灭丘清泉兵团的战斗中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以单刀直插的战术，迅速突破了敌人中心防綫，并帶領一个营巧妙地吸住敌人四个团的兵力，保證了大部队的迂回、包圍，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。由于这样，他获得了一級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。他所指揮的部队，也獲得了英雄營的美名。

当时，我想看看他，并且想把自己的本子递給他让他簽个名，怎奈那天人多、時間短，一休息人們就把他給圍上了，別說輪上簽个名，就連看看也沒看清。結果我只好把这件事当作个遺憾。

一九五二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我突然讀到他在朝鮮戰場上帶領飞虎团痛歼美国王牌師的消息，后来又听人說他已負伤回国休养，从那以后就一直沒見過、也沒听說过关于

他的消息，但我却一直带着敬仰的心情怀念着他，总想有机会能仔细看看这个为祖国屡立战功的英雄。

汽车急速地转过一个弯，绕过一座小山后，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，通过它，遥遥望见左面青山脚下，好一片热闹的人群，有男有女，挑担的、打夯的，足有几千人，全围着那高入云霄的、满搭着竹木脚手架的烟囱在转。这时汽车里的乘客们都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，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。

“大概这就是钢铁工地。”我心中暗自想。

“钢铁工地！”售票员同志响亮的叫站声提醒了我，急忙拿起自己的背包走下汽车。讨厌的天，这时偏又下起雨来，我冒着黄豆大的雨珠，背起背包朝着公路边上插有箭形标牌的小路走去。

现在一切都看清楚了：那担筐、挑泥的是在修公路；那搭得高高的竹木架，正是钢铁厂的炼铁高炉。

雨越下越大，象整盆的水从上面泼下来，我背着水淋淋的背包吃力地走在泥濘的新公路上。偌大的工地，办公室可不知在哪里，跨过一个缺口，正想朝前两步，间阔坐在柳树下面用绳子一股劲地扎着籬筐的那位女同志，却和迎面走过来的一个高个子，冷不防撞了个满怀。

“呵，对不起！”他见我险些滚到公路边的泥坑里，略带抱歉地说。

“没什么。请问工地办公室——”我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对方，那是个十足的北方高个儿，长脸膛，宽肩膀，断了一只脚的眼镜用白线拉在左面的耳朵上，再仔细看看，发现他左



眼是假的。他穿着一件汗衫，从大块大块的补釘上可以看出汗衫的年紀。一条褪了色的黃軍褲，配着一双与它色澤相近的破草鞋。他皮膚烏黑，精神挺足，从臉部看他，年紀也不过四十左右。

“噢，你找办公室！”說着他也朝我身上打量了一下。“往这儿，沿着这条新公路，拐个弯，小山坡下的茅屋就是。”他一边說一边用手拭去臉部的雨水，脫下眼鏡擦擦，重新又戴上。他沒有戴草帽，雨水不但打湿了他的衣裳，就連手里的皮尺也淋得够呛；他的鼻尖、眼梢、嘴角，几乎都是水条。

“你是来——”他正想問下去，可沒待他問完，那头奔过来一个小伙子。

“啊，老王同志，我們突击队工具已經不够，四工区又要来抽筐子，眼看——”那小伙子一边用毛巾抹去臉上的雨水，一边喘着粗气。

“你們突击队的任务今天一定得完成，否則要誤了大炉的开工日期。走！去看看！”說走就走，說完連招呼也不打，跟着那小伙子就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我揮揮手。

“他是誰？老王同志？”我忽地想起王团长来，但是在我印象里的王团长，决不是有一只假眼睛而且戴着眼鏡的，我自信見面还能認出他来。我沒有再多的考虑，背起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背包，朝着那高个子同志指点的方向，徑自去寻找办公室。果然，在公路尽头的小山坡下找到了。

那是一間簡陋的小茅屋，竹子扎成的小門上貼着一張掉了角的长方油光紙，上面写着“工地办公室”五个端端正

正的毛笔字。

我拍拍身上湿透了的衣服，推門进去。屋里沒有人。这是一間兼做寝室的办公室，地上除了一張方桌，一只凳子，就是一張用門板架起来的床鋪。方桌上杂乱地放着杯呀、碗呀、筷呀，除了这，还有一架电话机和一瓶藍墨水，两枝蘸水鋼笔。

“这儿沒有人。”我自言自語地想抽身出去。

“啊，汪秘书！”突然，听到有人叫我，忙回过头来，原来是过去警卫排里的小陈，不知什么时候他从我背后窜了进来。

“啊！秘书同志，你也到这儿来工作！”小陈热情地搶着从我肩上拿下背包。

“嗯，不过，还没有最后确定。”我呐呐地一边說一边放下肩上的背包。“这里有封信是地委組織部要我带来的，找王主任。”我一口气說着，但竭力把話說得不肯定。

“找王主任，現在可难找，他在工地上，可說不定在哪儿，我看你先坐下休息一会，等雨停了我再陪你去找。”說着，他拉过一条板凳让我坐下，然后倒了一杯热水給我。

喝了口开水，暖暖身子，我們就亲热地談了起来。小鬼一开始就有声有色地描繪起这里的矿藏和山水。至于公路和炉子自然也是生动的話題。慢慢地我們的話轉到王团长身上，一說到王团长，他的話就象开了閘的河水，簡直沒有完。

“哈！我們的团长，可真是個英雄，没什么諷的，英雄！”

他翘起大拇指，用骄傲的神情对我说：“汪秘书，你看我运气多好，一来就跟上了他。”小鬼兴奋地站起来了，自己倒了杯开水，大口地喝了两口，又接下去说：“汪秘书，你不是爱写文章么，啊，这里可有的是材料，光我们团长身上就能写出十篇、二十篇，不信，你听我说。”于是我就坐在那张靠壁的床沿上，听他讲述有关团长刚到工地的有趣的故事：

“那正是七月里，这里正热得厉害，瓦蓝瓦蓝的天空，挂着个火团似的太阳，天闷热得一丝风也没有，好象空气里点上一根洋火也会燃起来似的。我和团长、万参谋一起来地委报到。当他从戴部长嘴里知道，技术员、工程师已经在招待所里休息了两天，他就马上要到工地来。你能相信吗？我们在地委办公室才不过呆了一枝香烟时间。戴部长说他身体不好，刚下长途汽车，疲劳了，劝他到招待所里休息一两天，他却风趣地反问戴部长：‘我的部长同志，我是来休息的还是工作的？再说时间就是钢铁，咱们打过仗的人，计算时间不是论天，而是计分争秒的。’自然，部长扭不过他，只有让我们走了。

“临下工地前，团长把草绿的凡力丁军裤、黑皮鞋都交给我，说：‘让这些高贵的先生暂时靠边休息吧！’他换上汗衫、草帽、破布军裤，又到街上买了两双草鞋，一双叫我背上，一双穿在脚上。万参谋和工程师舍不得脱皮鞋，他还打趣地对他们说：‘老万，逛公园至少得待两年，我看先让皮鞋休息一下吧！’

“我们五个人出发了，除了工程师带测绘工具外，我们

还要了一架电话机、一只小凳。”说到这里，小陈指指墙角下一张七八寸高的小方凳：“瞧，就是这件宝贝。”我看他这样认真地介绍，不由得笑了。他见我笑，反而严肃地说：

“笑什么，还真不错呢，小凳子可派了大用场，主任拿它既当坐椅又当写字台，吃饭时桌子也是它，主任腿不好使，更少不了它。要论功的话，我看至少也得给它个二等功。”说完他竟也大笑起来。

“除了那些东西外，我们还带了五顶蚊帐，五条席子，加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碗、筷，这就算我们第一批出征战斗的行装了。

“当天我们来到这里。这里，到处是坟墓、垃圾堆、长满荆棘和野草，不时地拉住你的裤头，蛇在地上横冲直闯，烂草烂叶被太阳一晒，蒸发出来的臭味儿真使人作呕，可团长就选定了这地方，要我们搭铺睡觉。

“黄昏，我们胡乱地吃了一点点带来的干粮，就开始了营建工作。我们先把电话机安装好，电话机放在小凳上。然后把五顶蚊帐，一顶顶地用绳子系在松树上，地上拉掉一层草，铺上席子就睡开了。

“说实话，那时我情绪的确不高，我嘴上没说，心里却在嘀咕：‘蛮好城里住一宿，非要今天赶来，受这洋罪。’他大概看出了我这心思，当他与我一起躺下时就问我：‘小陈，委屈不？’这一问可把我问得羞死了，我想：我嘴没发过牢骚，肚里想的他怎么知道，干脆来个否认，我说：‘委屈什么，为了建设嘛！’”

“对呀！小陈，这样说，心里就是有些小疙瘩也能解开了。”停了一会，他又问我：“你知道，我为什么坚持要今天来吗？”“谁知道！”我不高兴地说。老实说，我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解开。

“你替我算算看，要是今晚住在城里，明天早晨才跑路向这儿赶；天气热不说，大半天时间又花掉了，下午休息休息，搞搞宿地，还能干啥？可是蓝图要是迟画出一天，工厂就要迟建一天，钢铁就要迟出一天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国家多么需要钢啊！我们能让它迟出一天吗？”这么一说，我的思想开了窍，确实不假，今晚睡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就可以爬山测量了，天又凉快，时间又充足，我心里暗暗佩服了他，到底是咱们团长。

“第二天一早，天没亮，他就叫醒我们。吃了些干粮，就开始工作了。

“我们的分工是：工程师和技术员测量；我和万参谋拿标杆、红旗；他自己背工具。他说这样便于指挥，我知道他是想减轻别人的负担，跟他争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依了他，他这个性子我是知道的，没办法。

“工作开始了，我们分两头进行，他呀，一忽儿跑到东，一忽儿跑到西，我们的厂房有二万多亩地，而丈量的土地大都是高低不平的山坡，他拐着一条假腿，跳东跳西：一忽儿敲块石子，一忽儿又在地里刨个什么，一忽儿跑到工程师那里，一忽儿又独自拿着望远镜爬上山坡去了望。上午有多少个小时，他一刻也不停地在工作着，连大家休息十分钟的

时候，他也没有休息，不知在本子上划些什么。

“这样一连干了三天，当那块地丈量好时，他也累的够呛了；头上长了疖子，一个个足有胡桃那样大；皮肤也晒黑了，裤子象被狗撕过似的，撕成一条条。最糟的是那个装假脚的膝关节，由于剧烈地磨擦，肿得老大，碰破的地方流出了血水。大家劝他休息，他哪里肯听，拔了根青竹撑着，和工程师一起研究地形资料。

“一天夜里，我们都已睡了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身边的主任不见了，这可把我急坏啦！我连忙打开电筒，到松林里去寻找，踏遍了所有的小路，也没有看见主任，当我正想回去叫醒大家一道来寻找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远处小山坡上一亮一亮的象是有人在打电筒，于是我就朝着那里走去。

“走近了一看，哈哈，果然是他，手里拿着一根削尖了的竹竿，伏在一个石块边掏什么。

“由于他聚精会神地在掏，没有发觉我。当我走近时，我才看见石块边有水。

“‘主任！’他听到有人叫他，猛地转过头来，当他看清是我时，就兴奋地叫起来：‘啊，小陈，事情好了，这是水源，水源！这个天然溪到底找到了。’他兴奋地说。

“原来我们已拟好草图。只有水源还没有找到。为了水源，这几天主任很焦急，他和我们已分头访问了许多老乡，根据老乡们的回忆，过去靠小山坡下曾有过一条清泉，水是从地下铜钱大的一个眼睛里冒出来的，但后来不知怎么湮没了。为了这一句口头材料，主任在这里不知爬过多

少遍，大伙儿也出动过几次，就是找不到。想不到今晚他又偷偷地爬到这里来。我看他两眼深陷、满脸疲惫，看看手表正是半夜两点，我不由得感动地说：“主任，你太辛苦了！”

“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，用竹竿竭力撑起摇晃的身子：“小陈，这下计划完成了，明天可以把草图送上去了。”他完全浸沉在工作的胜利里。

“回来时我扶着他，他一边走一边指着旁边的乱石小草说：“小陈，不用多久，这里要完全变样了。电灯要比飞的萤火虫还多，马达、鼓风机、汽笛的交响要比电影里的音乐还热闹。昨天我对工程师说，这里我们还要修一个大花园，一个大游泳池，到那时，我和你再来散步、谈心，味道可就不用说了。还有，”主任放慢了声调，诙谐地说：“带着你的爱人，一起住在这里，那时你就可以告诉她，我们是第一批到这工地来的人！””小陈说到这里，爽朗地笑了。从笑声里，我仿佛也听到了主任豪爽的笑声。

“草图送上去以后，主任就又忙着开会，那时工地上人多了，茅屋也盖起来啦，生活比勘察测量时好多了，但工作也更吃紧了。特别是主任，一忽儿城里要他去开会，一忽儿他又要赶回来对某一项设计进行研究。有一次，为了确定一个炉基，需要调查水位，他总是很晚才睡觉，有一天开完会已经十一点多了，他还伏在豆油灯下看书，我看见他那瘦削的脸，心里怪难受的，真为他的健康担心。我就对他說：“主任，你该休息了。”

““休息，我不是每天都休息？”他故意向我反問着。

“我是說，你應該爭取更多的時間休息，你應該知道你  
是少了一條腿，一只眼睛的人。”我理由充足地說。

“同志，你說錯了！”他合上書本回轉身來，‘小陳，現在  
應該說爭取更多的時間學習。你不要忘了，我們搞鋼鐵還  
是外行，外行嘛，就該學，不學怎麼能會？你不是也看到黨  
章上規定的，一個黨員必須頑強地學習嗎？現在正是應該  
爭取分秒時間來學習的時候了，只有這樣才能少走彎路，少  
浪費公家的建設資金。’他就这样滔滔不絕地向我做起學習  
動員報告來了。不用說，我又沒有說服他，他还是照样地看  
到很晚才睡。相反，這次的談話很使我感動，我想：他那样  
忙，身體又那样坏，还这样頑強地學習。我呢，年紀輕輕，工  
作比他少，身體比他好，怎能不學習？于是第二天我与万參  
謀商量了一下，偷偷上街买了本‘化学’來學習。”

說到这里，小陳站起来喝了一口開水，然后笑嘻嘻地對  
我說：“汪秘書，這件事你可還得替我保密，这里沒有人知道  
我們也在學習哩！”這小鬼的話，把我引笑了，我正想問他，  
王團長是什麼時候坏了眼的，因為我想起方才碰着的那個  
戴眼鏡的高個子，怕就是王團長了。

“啊，汪秘書。”小陳的話，把我要問的話壓了下去。“你  
要是刮台風的那夜來，那可真受感動了。”他帶着無限的感  
慨說。

“經過幾天的緊張施工，地基打好了，廠里開始修建高  
爐廠房。這時，大批的青磚、耐火磚、竹竿、洋灰、鋼筋等器  
材從四面八方陸續運來。成堆的東西堆積在靈江碼頭上，



每天汽車、拖車、鋼絲車，不停地向工地運送，大伙真是忙極了。

“老天作對，就在这當兒，氣象台發出了十二級台风的警報，你看，見鬼不？一半東西還沒運到工地，很多東西還攤在碼頭上。怎麼辦？主任連夜召開了幹部會議、工人會議，動員全體工作人員投入搶救工作。不過，我這里還得插一句，那時，主任正在發高燒。

“搶救工作開始了，全廠工人分成四個大隊，兩隊上碼頭，兩隊留在工地上，分工負責。我被派在上碼頭的二大隊三中隊里，臨走時我們勸主任留在家裡，為了他的安全，我們把照看主任的任務交給了衛生員小劉同志。

“碼頭上燈光如晝，江面上不時地掀起一個個的漩渦。搶救物資的人們都赤着腳，跑到齊腰深的江水里，扛竹竿、搬木頭。正當我們緊張地搬運時，我突然在人堆里發現了王主任。他臉色蒼白，頭上直冒虛汗，一根老大的木頭正壓在他的肩上，顯然他很吃力，幾乎是用背在抗住木頭。

“‘啊，主任，你——’我真生氣，一邊說一邊跑上前去要替他搬木頭。”

“他回過頭來看見是我，趕忙搖搖手，并擠擠眼睛，笑笑說：‘好小鬼，別鬧，搬了這根我就走。’

“我緊緊盯着他，看他又搬了兩根還沒有走，我又走過去。他見我來，笑笑走了。我心里一松，就又回去起來。哼，誰知他要了個花招，一轉眼他竟涉到江水里去扎竹排子了。